

蘇聯新書

186544

今日 的 蘇 聯

9

蘇聯人民的新道德觀

蘇 聯 式 且 爾 巴 柯 夫 著

吉 洪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蘇聯人民的新道德觀

式且爾巴柯夫著
吉 洪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原作者
А. Щербаков
原題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мор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原載“星” 1951 年二月號)

1951年12月初版 (3000冊)

1952年 9月再版 (1000冊)

1952年10月三版 (2000冊)

譯者
吉 洪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迦陵大樓七樓

電話 17126 號

定價4000元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斯大林說：『人們的生活樣式怎樣，人們的思想樣式也就會怎樣。』對於蘇聯的新社會生產方式，新的國家社會制度，人民的新生活樣式，我們已有過許多介紹；那末，蘇聯人民的新思想樣式究竟是什麼樣的呢？——本書便是對於這個問題所作的解答。

書中對於蘇維埃人新道德的種種特色，都一一分別介紹，同時並說明其形成根原和對於新社會的作用。讀過本書，可對於蘇聯人民有更進一步的深入了解。

蘇聯人民的新道德觀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目光都懷着愛意在向我國投視；我國是全世界和平的強大堡壘，是所有爲人類更好的將來作鬥爭的人們的希望。對於我們的千百萬國外朋友們，蘇維埃人已成了高度思想性，道德純潔、自我犧牲、精神高貴、英勇勞動、堅信勝利、無私地爲人民服務等等美德的優美模範。

許多世紀以來，先進的人們憧憬着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其中，沒有壓迫，在其中，勞動的人是社會中自由的、享有平等權利的成員。這種憧憬在全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爲列寧——斯大林的黨的意志、爲人民的意志所實現，實現在我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勞動大衆從剝削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并且

在他們面前打開了一條通向自由、豐裕、愉快的生活去的道路。

И. Б.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中寫道：『十月革命不僅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中的革命。』（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文局中文版二六一頁。）在革命的進程中，千百萬勞動大眾擺脫了由舊社會中承繼來的習慣，擺脫了資產階級思想以及資產階級道德。革命打破了肉體上和精神上奴役人的枷鎖。革命帶來了道德性的和社會性的人格解放，爲人格的多方面發展開闢了最偉大的前途。

社會主義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勝利，剝削階級以及人對人的剝削的消滅，這些事實不僅在經濟上造成了一次完全的革命，在蘇聯人民的意識中也造成了一次完全的變革。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不僅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并且也改變了在物質條件基礎上成長着的政治制度以及人們社會意

識的形式，社會精神生活的形式；這種勝利對資產階級思想道德在無產階級身上所發生的影響以及對勞動者中的落後份子作了粉碎性的打擊。

蘇維埃政權在我國成立以來的這些年中，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已建立起來了，新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已得了勝利，並且已開始全面性地領導着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革命思想已爲最廣大的勞動大眾所熟知，因而已成了強大的組織的和動員的力量。這些思想，是遵照共產主義原則在改造世界的蘇維埃人的充滿靈感的創造性勞動的源泉。蘇聯人民的高度思想成熟性，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生命力和正確性的深信，是在產生着蘇維埃人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中的英勇功績。

在向共產主義行進的路上與內外敵人作英勇的鬥爭中，在不倦的勞動中，蘇聯人民是成長起來，鍛鍊出來了，蘇維埃人的高貴的道德風貌是豐滿起來

了。

共產黨——我們這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便是蘇維埃人的高度道德品質的負荷者和體現，也是蘇維埃人思想的教育者。在列寧的旗幟下和斯大林的領導下的共產黨養育了和教育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人。布爾什維克黨使蘇維埃人明白了了解爲建成共產主義作鬥爭的方法和手段而武裝了起來，并爲蘇維埃人空前的思想文化高漲創建了條件。

在共產主義意識、馬列主義思想的精神中教育起來的蘇維埃人民的高度道德品質，蘇維埃人民的高度文化，是不可量比地超過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墮落的道德、思想、以及文化的。蘇維埃思想、道德、文化之超越于資產階級思想、道德、文化、這乃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最大因素。

千百萬國外的勞動者，所有的進步的、先進的人士，全在蘇維埃人的事業和功績中，在蘇維埃人的共產主義勝利的進行中，取着信心和靈感，以便與反

動派的黑暗勢力作鬥爭，與仇恨人類的新戰爭的挑撥者作鬥爭，爲全世界的和平、爲共產主義作鬥爭。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人的道德風貌最終是由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由物質享受的生產方法所產生的，並且始終是依附着這一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而改變的。列寧在一四八九年指出道德對於生產方法的從屬性，寫道：「佔有固着於土地上的農奴的剩餘勞動這一制度，建立了農奴制的道德；「爲了他人」，爲金錢執有者而工作的「自由勞動制度，那便代之而建立了資產階級的道德！」（『列寧全集』，第一卷，三六三頁。）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是決定着社會道德風貌的品質，個人的社會方面、政治方面、以及純粹精神方面的特色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社會的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

怎樣，社會的思想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

『或是粗淺一點說：人們的生活樣式怎樣，人們的思想樣式也就會怎樣。』（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七二四頁。）

社會物質生活（生產關係）在構成個人的道德風貌上有這樣的決定作用，恩格斯在他的時代已懷着絕對的信心強調出了，他指出，『人，不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最後總是從他的階級地位的實際條件中，從生產以及交換的經濟關係中，汲取他的論理觀點的。』（『馬恩全集』俄文本十四卷九三頁。）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寫道：『因此我們要駁斥任何使我們承認某種以永恆的、完備的、絕對不變的道德法則為形式的道德教條的企圖。……相反的，我們相信，自以古來一切存在過的道德體系最終都只是相應的社會經濟情形的產物。因為社會迄今為止是在階級矛盾中發展過來的，所以道德也始終都是階級的道德；它或則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則便是反映被壓

迫的、但已相當堅強的階級對抗這種統治的激憤，並且維護被壓迫者將來的利益的。」（『馬恩全集』俄文本十四卷、九四頁。）在這一著作中，恩格斯以全部信心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至少有三種道德形式：封建貴族的、資產階級的、以及無產階級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全部成員所共有的統一道德標準是沒有的，對於惡和善、是和非的統一的見解也沒有。每一個階級有它自己的道德觀，有自己的道德，而與另一階級的道德相抗衡。列寧說：資產階級社會是『立足於這樣一種原則上的，不是你搶劫別人，那便是別人搶劫你，不是你爲別人工作，那便是別人爲你工作，你若不是奴隸主，那末你便是奴隸。因此，在這社會中教養出來的人，可以說是正在吃母乳的時候已在培養着那樣的心理、習慣、和知識：不當奴隸主，便得當奴隸，否則便得當小生產者、小職員、小官吏、知識份子，換一句話，那便是說，便得當一個只關心自己的事，不問別人的事的

人。『（『列寧文集』，俄文本、三十一卷、二六九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佔着統治地位的道德則是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道德。

產生工人與資本家之間、農民與地主之間不可和解的矛盾的生產手段私有制是資產階級道德的經濟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根本特色是：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對勞動者作殘酷的剝削，以及喪失人性的競爭；這些東西產生了一定的道德觀念和感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便以之為特色。個人主義及其絕端表現——自私心，偽善，謊語，以及偽道學，這些便是在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道德條件下培養出來的人的道德風貌的主要特點。

剝削階級要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得到絕對統治的思想要求着在人民大眾間培養起服從和恭順的思想。因此，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統治剝削階級的全部手段和力量都用於設法使全體人民和個別的個人服從，都用於培養勞動大眾對剝削

者的恭順心，要他們服從維護資本家和地主利益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

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全部社會生活制度，哲學和政治、藝術和文學，全都是有利於美國戰爭挑撥者的掠奪計劃的。栽培奴化和暴力的精神，把使人腐化墮落的道德接種在人的身上，在人們心里培養起狼心狗肺的人類憎惡的風氣、個人主義和自私心的特點，都是爲了這一目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道德本質，蕭伯納描寫得正對，他寫道：『……我們的法律是在建立不法，我們的自由是在毀壞自由，我們的所有制是有組織的掠奪，我們的道德是偽善，我們的信譽在各方面都是虛偽。』

作爲是資產階級道德原則下培養出來的人的道德風貌的特殊表現的個人主義和自私心，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殘忍的競爭所造成的。『一部份人的失敗和死亡，那便是另一部份人的勝利和統治；爲了要固定自己的統治，那便得殺滅戰敗的人，』——這便是競爭的基本原則，而且也是現代資產階級道德的基本

標準。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主義和自私心已變成資產階級的階級政策的武器。資產階級爲了要保持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採用着一切思想影響的手段在培養憎惡人類的道德：『人對於人，便是狼，』『人人爲己，上帝無私，』『努力往上爬，』『不欺騙就沒有辦法，』這等等便是。資產階級所培養的是個人主義和自私心的各種可厭的特色，例如：無原則性，無思想性，殘忍，以及非道德論。美國作家阿拉·華爾費特在他的長篇小說『班達·泰克拉』中譏諷地寫道：『在這個以謀利爲目的的王國中……在這里，爲了不讓自己被人殺死，每一個人在殺害每一個人，道德有什麼用呢？』

資產階級道德的特有現象，現代資產階級、企業家、事業家的道德風貌的基本特色的表現，即是所謂『美國生活方式』，那是美國獨佔資本的思想家們以及西歐各國的他們的僕從們所竭力在讚揚的東西。現代美國資產階級的道德，

只是暴力和掠奪，反動和法西斯，謀殺以及憎惡人類的戰爭而已。美國聯邦調查局所作關於一九四九年中美國犯罪的報告材料即是現代『美國生活方式』的風俗習慣的鮮明例證。從這報告中我們知道，在美國居民人口的罪惡率是一年比一年在增高。一九四三年，在美國記錄了一、三八一、六八〇件大罪案，一九四八年則有一、六八六、六九〇件，在一九四九年所記錄的多達一、七六三、二九〇件。在一九四八年，平均每天有二百五十五個人，在一九四九年則每天有二百九十三人，受到殺害或強姦，一百六十二個人受到竊奪，此外還發生了二千八百件各種不同的其他罪行。（見B·柯里奧諾夫：『暴力和掠奪崇拜』，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真理報』。）在謀殺、施暴、劫奪的次數上說，美國坐了全世界的首席。美國犯罪的增多，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性現象。謀殺則是在『美國生活方式』體系中激增起來了的。

美國的政府機關和美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一方面在培育新戰爭的瘋狂

準備，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在宣揚掠奪、反動、法西斯等精神；他們用無法無天的『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毒質在毒害普通美國人中落後的、道德方面不堅定的階層。『和平擁護者』雜誌第十三期上發表了大量的事實材料，揭發着美國在朝鮮的侵略，并且舉發了新戰爭的宣傳者們。

美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僕從們的狂妄，另一個同樣鮮明的例證是不久以前在美國出版的那本泰奧德·羅斯別里的著作；羅斯別里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不久以前曾在美國國防部一個研究機關中工作，這機關便是製造細菌戰爭的恐怖器材的『台特里克』營。泰奧德·羅斯別里在他的那本『學術』著作『和平呢，還是瘟疫』中，幻想着戰爭，得意洋洋地寫道：這一次戰爭不會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舊式』了。這個帝國主義者的有學位的從僕熱心地向他的主子們擔保，他和他的『共同研究者們』準備毫不猶疑地殺人。這個法西斯狂信者聲稱：『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那末生物學家們便要像一切科學部門

的學者們，其中也包括醫生們，一樣，破題兒地與物理學家們并肩，服務於殺人的工作……』

克列曼左夫同志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發表於『真理報』的那篇論文『一個美國吃人者的啓示』中完全正確地指出，『把自己的靈魂賣給獨佔資本家的羅斯別里這本書，是帝國主義的蒙昧主義和狂信的鮮明標本，是美國戰爭挑撥者無法無天宣傳的例證。』

從美國湯巴市立大學校長南斯博士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見美國資本主義思想家的道德風貌以及他們與他們所服務的獨佔資本家們（戰爭挑撥者們）的密切關係。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真理報』發表了合衆社通信員的一篇報導，在這篇報導中說，這位『美國生活方式』的思想家直率地宣稱：『我們應該根據熱帶叢莽的法則而作總體的準備。每一個人都應該學習殺人的藝術。我不以為戰爭應該限於陸軍、海軍、以及空軍，我也不以為在消滅敵人的方法